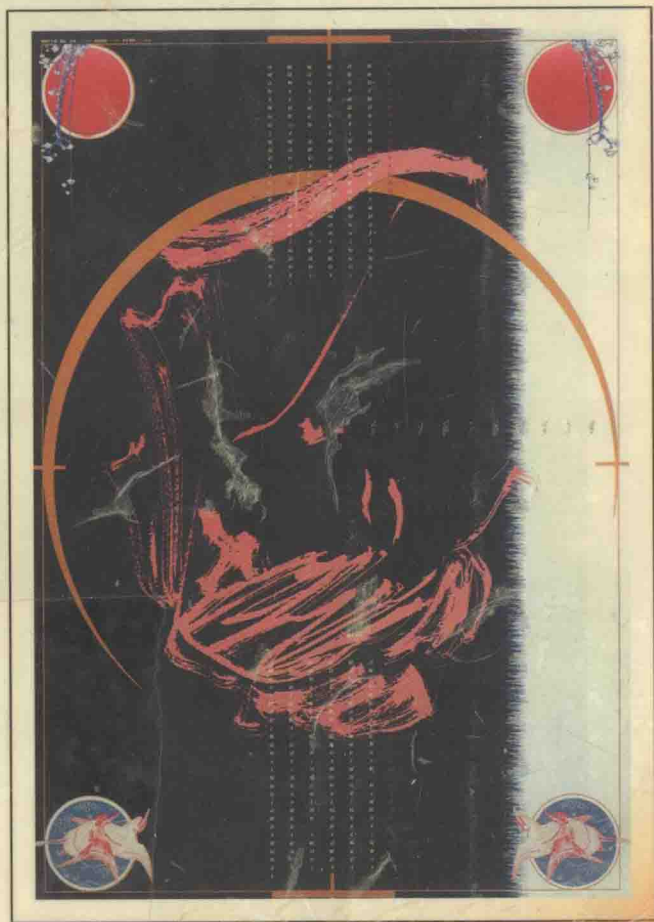


王跃文最新长篇官场小说

金钱 色相 权力 暴力……

金色迷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跃文
著



金色迷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迷惑/王跃文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5304 - 3031 - 9

I. 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887

金色迷惑

王跃文 著

责任编辑:李江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320,000

印数:1—5000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 - 5304 - 3031 - 9

定价:25.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从县、市、到省级机关，上上下下，接触到的大小官员太多了，最大的收益就是了解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多年来的亲身体验，那些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各类官员，成了今天我的创作源泉。

我顶着种种精神压力，克服重重障碍。面对着一个难以应付的困难，耗费了我全部精力，终于把她奉献给广大读者，我的心灵总算平静了许多。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努力完成日常生活工作之余，进行这样紧张的写作，我失眠、痛苦、疲劳、伤心……

创作是艰辛的，但常常顾不得劳顿，一口气要把自己心中的近和恨流泻在纸上。我觉得写作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文学，来不得半点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文如其人”。作者的赤诚与否则是绝对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我绝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作品。

有的朋友善意地告诉我，说反映官场腐败的题材是极敏感的东西，劝我还是不要去“触电”。可我不是这样认为官场的腐

败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的。它是社会的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也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任何文学，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我必须把当今群众最关心的东西写出来，我心里才无悔无恨。我想我的爱和恨，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和恨！无论什么后果，都只好听之任之。

写作没有天才，而是源于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告诉别人其中必然成功的技巧。我在写作中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在写作，而是在虔诚地告诉人们一件件心中的爱和恨。甚至像是读着一部深深吸引着我的作品。我也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设置那些“悬念”。实实在在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迫使我按照他们运行的轨迹而前进。

2003年3月

第一章



金钱，既是财富的凝结，也是自缢的绳索。

对色的贪婪和权力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不仅完全没有了以往那种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窘态，而且竟还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大胆开拓出一条财路来。

公元 2001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对居住在城里的人来说，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淅淅沥沥春雨正不紧不慢地浇灌着已经干透了的大地。在这样的春眠不觉晓的日子里，要是没有什么特

别紧要的事，紧张而又劳累一周的人们，会蒙头好好地大睡一觉，才不管那些与己无关的事呢。

桂君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揉一揉惺忪的双眼，拉亮床头的台灯，看看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时针刚刚指向六点。她伸了个懒腰，咕哝着：“还早呢。还可以睡一个小时觉呢。”说着拉灭了灯，将头深深缩进被窝里。

这位在陆阳城已经小有名气的记者，由于职业的习惯，不到深夜是睡不着觉的。特别是这两年，网上那丰富多彩的信息简直让她着了迷，有时一整夜她都能沉迷于网上，海阔天空地和那些她根本就不认识的网友们聊天，获取她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搁以往，她八点上班赶到报社去送稿，不睡到七点半，老娘不喊她个三遍四遍，她是不会起床的。然后就是像军人打冲锋一样，洗脸、刷牙、上厕所，喝上一杯牛奶，啃上几口面包……风风火火地跑下楼，骑上她的小“木兰”溜烟不见了人影。要是赶上女同志每月那几天“例假”，那可就惨了，有时连那个都顾不上换，往往是一天的不舒服。回来直向妈妈诉苦。妈妈少不了要数落她一番：“多大啦，连自己的事都不会安排，看你到哪一天才能成人。”这时，她总会撒娇地扒在老娘的肩膀上说：“这叫做勤妈妈养了个懒丫头。”

多少年了，妈妈习惯了，她也习惯了。可是，今天这个懒丫头却睡不着了，只觉得浑身一阵阵烦躁，虽说还有一个小时的懒觉可睡，不管她如何调整睡姿，也不能再入梦乡。

反正睡不着了，不如起床算了。她心里想着手在动着，已经穿好衣服下了床，走到窗前，拉开草绿色的鹅绒窗帘。因为下雨，天低云垂，整个外面还是黑蒙蒙的，远远的大街上除了几辆出租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一溜烟地闪过，还看不到早行人的踪

影。

她打开电脑,检查一下自己的电子信箱,寻查一下有没有她的电子邮件,这是她每天早晨必做的一件事,不管起得有多晚。

她轻轻地拉开房门,本想今天破天荒地早起能给妈妈一个惊喜,可看来妈妈已经早就起床了。客厅没有开大灯,一盏橘黄色的壁灯,照着偌大的客厅,显得光线不足。

这可是一位常务副市长的居所呀!要是按照古代官位来排,也算得上五品六品的大官了。看来房子刚装潢不久,虽不算怎么豪华,倒也给人一种简朴明快的感觉,隐隐地还能嗅出油漆的气味。四居室,一大一小两个客厅,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平米,就她们母女俩住,显得空旷。

桂君的妈妈叫李翠花,今年还不满五十。她躺在那还是十二年前丈夫转业时亲手在广西买下的用海南三亚白藤制作的安乐椅里。这把安乐椅成了李翠花日常生活离不掉的东西,随军多年,广西山区潮湿的气候,冰冷的地下水,使她得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这几年,由于缺少运动,腰椎也有了毛病,这样一来她就更离不开它了。用了十几年了,修修补补记不清多少次,女儿也不知多少次要把它处理掉,换成真皮带海绵的,可她就是不同意。倒不是花不起这几个小钱,也不是为了向后辈人灌输什么艰苦朴素的好作风。都什么年代啦?这一套年轻人谁还买你的账?桂君想不通,她也不会去想,顶多只把它当作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两代人的代沟罢了。李翠花想的却不是这些,她是把它当作一种留念,一种对往事的缅怀,把它当作对她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酸甜苦辣大半辈子的历史见证。

这会,李翠花躺在安乐椅上,微闭双眼,怀里抱着终日与己为伴的一只纯正的波斯猫,她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伴伴”。

桂君看着灯光下的妈妈，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专注地审视过自己的妈妈，好像猛然间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往日那满头乌黑的头发，变得这样零乱，这样花白；那双有神的丹凤眼，变得这样迟钝呆滞；白皙而又光滑的脸庞已失去往日的光彩，额头和眼角不知何时已经爬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

看着，看着，桂君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泪水直在眼眶中打着转转，继而这酸楚又变成一股股怨恨。她怨恨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腐败盛行；她怨恨看似堂堂正正，却有着灰暗一面的父亲胡功禄，是他愧对了她们母女，背叛了她们的家庭，使得多愁善感的妈妈，心灵深处受到如此摧残；她恨那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她疯了还不够，死了才好！是那个可耻的女人，骗走她的爸爸，引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毁了他胡氏家族几代的清名……

桂君终于控制不住自己那像滔滔不绝的江水一样的感情，扑向妈妈的怀中……

李翠花，此时却显得异样的冷静，大概是不想把父母之间的恩恩怨怨转嫁给自己的孩子。女儿现在可是她惟一的精神支柱，她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让女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同样快乐，她要用更多的母爱来弥补这个破碎家庭的缺憾。

“你这个小夜猫子怎么不多睡一会？还早呢，你喜欢吃的糯米桂圆稀饭我已经给你熬好了，待会儿天大亮了，我再去给你买几根油条。”李翠花用手抚摸着女儿长长的秀发。

“我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下。”

“那可不行，为他犯不着饿坏身子，他这一辈子有今天的这个下场，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李翠花无奈而又痛心地点长叹了一口气，“昨晚，你国栋叔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让我别太担心，你爸他，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让我往好处想。”说到这里，李

翠花声音已变得哽咽。

桂君明白，面对父亲这样一个薄情郎，负心汉，直到今天妈妈仍然深深地爱着他。这大概就是一个善良女性，那种所谓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美德。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这一对从小就相知相爱的夫妻呢！

颜艳也比往日起得早。起床后，她异乎寻常地把自己打扮一番，又走到镜子面前，把自己上上下下好好地瞅了个遍。瞅着瞅着，她自己反倒觉得好笑起来，快五十岁的人了，真是中年不俏老来俏，如今她倒是越发注意起自己的穿着和仪表了。镜子中，虽说岁月的风霜，心灵深处的创痛，已经无情地在她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道道烙印，可经这么一打扮，一修饰，觉得往日的风韵犹存，心里好一阵的得意。

做完这些，她看看时间，认为该叫那个可怜的疯女人冯茹起床了，要不，法院的法官到了，她还没有准备好呢。

她走进她的房间，只见，床上的被褥枕头全让她抛在了地上，冯茹不知羞耻地光着个身体蜷作一团，通身已冻得冰凉，可她却像毫无知觉似的睡得是那样香甜。

看到她这个样子，颜艳的心里好一阵地难受。想想，这个曾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大学本科学历，原本漂亮活泼、温柔可爱的姑娘，如今落到了这步天地，多么可悲可叹！这还不算，今天上午的公判大会，还在等待着，要对这个连羞耻冷暖都不知道的女人，进行庄严的宣判呢！

她担心着：今天的宣判大会后，她还能不能再回到她这里来？

她祈祷着：最讲公正的法律应当对这样的被别人所利用，被金钱和物欲推向犯罪道路的受害者予以从轻处罚。而对于那些道德败坏、贪赃枉法、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所有腐败分子给予最严厉的惩处！

颜艳觉得不能再让她睡了，于是，走到她的床前，将她从睡梦中叫醒，就像是呵护自己孩子一样，帮她穿好衣服，又忙着为她洗脸梳头，看着她把早餐吃完。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颜艳的心也越发变得紧张起来。楼下已经传来了“嘀嘟——嘀嘟——”的警车声。

“好妹妹，马上姐姐就带你去参加一个好热闹的大会，你一定要听话，不许乱喊乱叫，不管看到谁。你要是不听话，让姐姐生气了，就不要你了，以后也不买花衣服给你穿了。”冯茹用她那双痴呆呆的眼睛看着颜艳，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连连说：“好好，我听话，我听姐姐的话，我听话，我听姐姐的话。”

说话间，两名法院的女法警已经走进了屋子，一双铮亮的手铐戴在了冯茹的手上。颜艳心头一震，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如今的人们不知为什么，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关心外面的事。在这样春雨绵绵的日子里，人们宁愿一整天地足不出户，或者邀几个相好的朋友打麻将，“斗地主”（扑克牌的一种玩法），消磨时光，也不会到外面去凑热闹。可今天的这个公判大会，似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不，还没到开会的时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的门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冒雨携家带口赶来了。

公判大会九点召开，桂君扶着妈妈八点半就赶到了。

母女俩是一路走着来的。说起李翠花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出身在一个地主成份的家庭，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

代，她在贫下中农的红色专政下长大成人，也尝足了贫下中农红色专政的滋味。虽然在父母苦巴巴地抚育下读完了初中，她却不能像花季少女那样驰骋美妙的理想，总觉得低人一等，别人的理想只是自己的幻想，别人的希望只是自己的奢望，她过早地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好在历史的滚滚车轮磨灭了那不该留下的历史痕迹，好在命运之神对她还算公平，她嫁给了从小就深深爱恋着的胡功禄。伴随着他在部队职务的升迁，夫贵妻荣，李翠花随军跳出了农门。

198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裁军一百万的过程中，李翠花随夫转业来到这座城市。由于丈夫已是正团职干部，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城市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担任了副总指挥的要职。上任伊始，就赶上了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年代。那时，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刮起的农村改革之风，已经向城市蔓延，一切向前看，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些响亮的口号冲击着、荡涤着陈腐的观念，激励着一批批敢闯、敢冒的改革家，搏击于改革大潮。

胡功禄算得上其中一名。这位从农村一路闯出来的山里娃子，带兵打仗，摸爬滚打，经历过1979年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血与火的洗礼，他把部队那种不屈不挠、争分夺秒、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融入工程建设中，在陆阳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刷新了一次次工程建设、旧城改造的历史，他的名字连同他所创造的业绩慢慢地出现在报刊上、广播里、电视上……他的职位也伴随他的业绩一步步地攀升，从副总指挥到总指挥。1997年市政府换届，他以无可争议的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全票当选为陆阳市第十一届副市长。

说李翠花是个苦命的女人，是因为她一点也没有享受到丈夫的福。随丈夫刚转业到这座城市，他们也同所有转业干部那样经历过住房、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起初，他们在郊外租房居住，那时女儿桂君才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她被作为胡功禄在自卫反击战中荣获二等功的有功之臣的家属，照顾安排在纺织厂当了一名挡车工。

刚上任不久的胡功禄比她随军时要忙得不知多少倍。在部队时，虽然打仗玩命，但就那一阵子，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正常的部队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他每个星期一出门，星期六回家，夫妻团团圆圆过周末，那生活多么有滋有味，那冲动，那激情，那种缠绵劲……直到现在，有时回味起，李翠花脸上还会泛起一阵阵燥热。

李翠花生就胆小，这与她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成长有关，她不会骑自行车，汽车也没法坐，她一上那玩艺就会头晕目眩，哪怕是一小站的路，下车后都要吐它个天翻地覆。多少年来不管上街还是出门办事，她都只能步行。在部队随军那些年，她最害怕的就是四年一次的探亲了。每到这时，三天前她就不敢吃饭了，一上火车就会倒在丈夫的怀里，连眼都不会睁开的，到家后就像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家里人都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干脆就不让他们回去了。可是，在城里，现代人生活离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其困难可想而知。为了照顾她娘俩，胡功禄把租房的位置选在城郊结合部，这儿离市中心有八九里路，离纺织厂只有两三里地，租房的不远处就是一所农村小学。

胡功禄早出晚归，家务活，孩子的事，全落在了李翠花的身上。后来，旧城改造工程开始后，胡功禄的工作变得更忙，三天两头不回家，有时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和和美美的小

家庭生活成了历史，成了回忆。

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往往就是这样，有时你走运了，那运气一来挡也挡不住。就像现在社会上发售的彩票一样，那号码机上滚动的小球，那一组组数字，幸运之神降临到你头上，一夜之间乌鸦变成了金凤凰，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

有时你倒霉了，喝凉水也会塞你的牙缝。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成全一些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无情地淘汰一些人。谁能想到胡功禄半年前还大名鼎鼎，还在呼风唤雨、前呼后拥的副市长高位上，今天却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丑闻的主角，成了一名囚犯！快到八点半了，会场的门前人越来越多，桂君扶着妈妈站在门前花坛的一侧，一棵茂盛的桂花树正好把母女俩挡住，而她们透过枝叶还可以看到前来参加宣判会的人。母女俩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作为副市长夫人，李翠花从不狐假虎威，像有些官太太那样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派头，仗着丈夫的官位颐指气使，而今天她却要承担一个腐败分子家属的屈辱。

四年前厂里为了摆脱困境减员增效，李翠花提前办理了内退手续，就更少出门了，要不是见多识广当记者的女儿，经常回来给她讲一些外面精彩的世界，她简直成了围着锅台，只知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

作为记者的胡桂君，职业决定了她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交，她认识的人多，认识她的人也多。职业的敏感告诉她，今天，对原省委副书记、人称“周剥皮”的周铭；原陆阳市副市长、人称陆阳市城市建设的开拓者胡功禄，也就是她的父亲；还有那位最让她痛恨的疯女人冯茹；那位作恶多端却又看破红尘上山当尼姑的周铭的情妇李山菊和一大批腐败分子的公开宣判，自然会吸引

众多的同行们前来轰炸式地追踪采访。

她记得，从爸爸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有关爸爸的一切，特别是和那个已经疯了的女人的关系，已经被他们连篇累牍争相炒作过多次了。她不得想不到，今天，她和妈妈也将会成为那些老记们追新猎奇的对象。

参加公判大会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桂君好像发现了谁，赶紧地对妈妈说：“看！我的爷爷，老九叔，还有咱老家的人。”她想走过去，却被妈妈拉住了。

人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议论着。

“听说了吗，这起案子，检察院单从犯罪分子家里抄出来的钱，合起来有好几千万呢！心够黑的，够我们全市的下岗工人发一年的工资了。”

“共产党的江山就会毁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

“我就是搞不懂，这人要这么多的钱做什么？有的吃有的穿不就行了吗？这又何苦呢？啧啧，真不值得。”

“听说，有两个好漂亮的女人，真是太漂亮啦！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个吓疯了，一个出家上山当了小尼姑。”

“真是作孽呀！”

“听说呀，他家里的人参多得都可以当柴烧了。”

“哎，哎哎，这都不算什么。听说呀，检察院搜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你们猜吧，叫你们猜都猜不出来。”

“避孕套？”

“不对，不对！”

“金元宝？”

“不对。”

“古董？”

“还是不对，我说你们猜不出吧，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用过的金如意！”

.....

李翠花只觉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如果脚下要是有什么裂缝的话，她巴不得一头钻进去。

桂君的心里也不好受，但她还是竭力克制住自己，要是放在其他场合，不是爸爸的事，按她的个性，她非冲上去，照着那些胡说八道人的臭嘴扇他几记耳光，才解恨呢。

如今，这世道在变，世风也在变。说你一个人好时，能把苦的说成甜的，黑的说成白的，方的说成圆的，丑小鸭也能把你捧成个金凤凰；说你坏时，什么穷奢极侈，坑蒙拐骗，男盗女娼……要多坏有多坏。翠花今天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做人言可畏。说别的她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单就人参多得可以当柴烧了，这就不是事实。因为她的身体不好，人参是热性的，吃了对因风湿得上的关节炎有好处，医生是这么说的。这些东西她确实收到过不少，而且都是上等的，可咋也不会多得当柴烧呀。

这工夫，门前的人群开始骚动了，随着几声“嘀嘟——嘀嘟——”的警笛声，第一辆押送犯人的警车已经停到了门前。在几名女法警的簇拥下，冯茹手上戴着手铐，就像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孩子，胆怯而又好奇地双手揪住颜艳的衣角下了车。

“快！瞧，这就是那个疯女人！”不知谁叫了一声。

这位疯疯癫癫的女人，一见到这般热闹的场面，她的情绪似乎又波动起来。她冲向人群，手舞足蹈地嚷着：“呀！这么多的人呀！好热闹呀！嘿嘿……胡市长，今天我就要嫁给你啦！今天我就要成为你的新娘，今天我就要成为你的新娘……”

出现这样热闹的场景，人群像炸了锅似的，记者、看热闹的

人一起拥上前去。那些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不得不上前加以阻止。

又一辆警车开过来了。车刚停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法警迅速跳下车，推开围上来的人群，打开后车门，从囚车里拖下一个剃着光头，身穿浅灰色尼姑服的女囚犯。

“小尼姑来啦！小尼姑来啦！”人群又是一阵骚动。面对那些好奇的目光，那种大呼小叫的喧嚣声，这位名叫李山菊的女人，好像她是聋子、瞎子，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没听见；好像这个纷繁的世界已经与她无关，只是低着头，用她那双戴着手铐的手不停地拨动着那串长长的佛珠。

随后，解押犯人的囚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驶来。法警从车上推下一个身材魁梧的犯人。

12 “是爸爸！”桂君向妈妈说了声，就扶着妈妈向车前挤。透过人头攒动的人群，母女俩看清了。他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衫，头发剃成了光头，往日棱角分明的脸庞，在两侧稀疏而又斑白的胡须包围下，显得苍老而又憔悴；一双充满智慧令人生畏的大眼变得晦涩而又呆滞，要不是在今天的这种特定场合，桂君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犯人就是她的爸爸。往日那种威风凛凛，衣冠楚楚，神态自若，令人敬畏的派头已荡然无存，猛然间，他的形象在女儿的心目中变得是那样卑琐那样污秽。

他似乎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他看到了，他首先看到的是远远站在一边躬着身拐着腿的父亲；看到了光着头站在雨中的老九叔；还有许多过去的乡邻乡亲们。他想不到他们也会来看他，这使他感到说不出的愧疚。

他看到了，看到了过去他在指挥部里的同事们。那位已经退休的齐副总，总工黄海啸，为他服务多年的驾驶员小刘，还有